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三

古文四聲韻五卷　校宋本

宋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

上柱國夏竦集

臣謹案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

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

古文形多頭麤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冢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事者最精晉魏以降隸習殆絕唐正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衞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耕者所獲其次有右補闕衞包勒修三方記於雲臺觀瞿令問刻窊尊銘於營道及天台山司

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麗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諸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繇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

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係其所出傳信于世字有闕者更俟同志相續補綴此者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緝熙百度賁精六藝法唐堯之稽古遵商宗之典學多能攸縱小善不遺猥錫宸旨特令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尚虞外誤干冒宸扆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

句本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夏竦謹序進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舊抄本

宋薛尚功撰

嘉熙三年冬十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嵒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

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爲精詣況其墨跡乎余舊於山陰錢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

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鑑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欵識文凡廿卷較其器之點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後因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復古編二卷 舊抄本 沈大成校

宋吳興張有撰

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亡

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敎隨器小大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寧欲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書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也棄本根而尋枝葉謬漏滯而舍溟渤譬猶歷沙出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工習篆籀行筆圓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懈元豐中予官于吳

興見其用心之初今二十有九年然後書成凡集三千餘字名之曰復古編其說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者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貫諸糟粕固已末矣又取以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悅可玩而不足以消人之意辟猶入海算沙無有畔岸進籌役志迷不知改豈待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昔楊子雲留意古字用之於玄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贊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醬瓿之語足以

發子雲之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可不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於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予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嘗聞栗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卽是邪道不可學也予嘗三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游爾堯舜禹皐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法哉致遠恐泥尙不可以違樣轍也而況於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尙論將有稽於此

焉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敘復宣德郎陳
瓘敘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鈞弦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專如此故

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已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繹山眞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唯李陽氷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氷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日規圓繩直不爲不工而筆力勁古㔫復鉉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繹山去人不遠復古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仄從衡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氷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衰守古學於宋漠之瀕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楊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之於學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旣得之又能文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敘次如此政和三年歲癸巳九月朔信安程俱敘

復古編字畫不爲時人姿媚之體已自可尚而必欲合乎古而後之萬世之下明乎心矣通之

書

書名之作其來尚矣自伏犧造書契而文籍生降及三代因革不同蟲魚草木之形變於周史逮至秦漢作者間出李斯趙高作倉頡爰歷之書一變而爲小篆單正程邈便於簡易再變而爲隸魏晉以來籀篆既泯唯眞草盛行至唐韓擇木李陽冰踵嶧山秦望之餘近代徐鉉宗陽冰之法復以小篆行於世然去古彌遠未有能

臻其妙者吳興張謙中先生素留心此學深造古人之妙自元豐以來以小篆著名天下鮮儷焉鄉人徐滋元象舊與先生爲鄰親炙先生餘誨揮毫落紙得先生之法先生亦雅愛奇之其平昔所著如復古編千字文之類屬纊之際盡以遺之藏于巾笥如獲大寶今將鋟板勒碑以廣其傳於永久命僕作序以誌之聊書其梗槩云時紹興十三年七月六日王佐才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

而敎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敎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註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眞消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可復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氷中興斯文於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旣爲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

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殆事熙陵
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
直文勳邵疏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辬辬
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有謙中篤
志古道傷俗學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
數十年書成於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
爲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翁晚出何敢
容喙尙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證精詣字之
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譌
舛毫釐不貸讀者說服無有異論間其落筆作

篆如眞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修而末重與
入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
解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字其體正爾
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巍字
从委从嵬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
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巷字謙中以
謂當作闇而難於題碣山谷雖定从艸謙中亦
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
此字碑額雖从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从
俗類若此鑰不能作篆心頗好之陽氷新義猶

爲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無以訾之陽
氷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時
嘉定三年八月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
奉化郡開國　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六
伯戶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小學周官六藝之一也敎國子入　何莫由
斯儒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則指乏踔爲之繞
亾縣爲寰立若此者衆何其誤哉不遇指南易
从正轍吳興張有謙中號眞靜翁於國朝徐鼎
臣校定　下缺

沈氏手跋曰右宋張氏謙中復古編二卷其書以說文爲主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凡集三千餘字歷廿有九年而成其用心可謂專且久矣夾漈通志鄱陽通考及宋史藝文志俱在著錄余求之積年近從吾友江君賓如借觀魏君見而顧鈔余爲校勘其中間有穿　支離處恐誤後學俱用丹筆標出以是益知書之難也蓋自幾望至下弦甫畢而記之以此識良友相成之雅云乾隆丙戌　夏日在天街沃田老人沈大成書於廣陵客舍時年六十有七

漢隸字源五卷碑目一卷 陸師道手抄本 李滄葦舊藏

宋婁機撰

漢隸字源六帙樵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覈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最肩點畫之鑪錘法度之突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之老躭癖弗

儕嘗區別爲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爲蠹蝕目力於摹寫至難藏且旦而求之字字而倣之雖衆史堵廧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覩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謁而同正應慢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歎彥發聶嵗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於高明臺方涵守吾州朱墨鮮明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厮輿側睨但見其放筴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

發泝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斡弃與康瓠等予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間宜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敘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盧序

嘉靖壬子十一月陸師道手錄奉衡山老先生

賜覽

班馬字類五卷補遺附 舊抄本 顧千里手校

宋婁機撰補遺李曾伯撰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籍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史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寖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篆文科斗并廢要之假借偏枯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

故許蒙漢儒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其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親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𧨏有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挍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訶悋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

明仲逵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咯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堅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予之言寄之四明樓鑰書

今之爲文者必祖班馬馬史無善注屢殆至於不能讀故班書獨行好事者爲倣摹逃之如入喬嶽巨川隨意所適欲富者剖珠金作室者睨梗梓獵師搏熊豹漁人籍魚鼈隨其淺深有求

必致蓋未聞有索手而空歸者史記但有索隱

意林之學其昧昧自如西漢自唐柳宗直作文

類陶叔獻繼之於是程氏誨蒙陳氏六帖與夫

摘奇博聞諸書錯出並見而予亦綴法語數萬

言家爲荀袁各得一體今檇李婁君機獨采摭

二史彙之以韻旁通假借字字取之無遺如鳴

球在縣洋洋有太古氣超然新工盡掩眾作不

必親見揚子雲然后能作奇字不必訪李監陽

氷然后能爲文詞學班馬氏固未有如此者去

年予在鄉里得其書以冊秩博大不能以自隨

姑删擴其目以爲序婁君清倘修潔一時儁士

也湻熙甲辰上巳日鄱陽洪邁書於金華松齋

世率以班固漢史多假借古字又時用偏旁音

釋各異然得善注易曉遂爲據依機謂固作西

漢書多述司馬遷之舊論古字當自遷史始以

史記正義索隱兩漢音義集韻諸書訂正作班

馬字類互見各出不沒其舊而音義較然遊外

尙多更侯增易湻熙辛丑夏至日禾興婁機書

唐張守節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

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作蚤後作后

既作溉勑作飭制作㓻如此之流緣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祕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誤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丁履反）今之史有從耑（音端）秦本紀云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黽辭亂從舌覺學從與奉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

席下爲帶美下爲大袁下爲衣極下爲點析旁
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等類例
直是訛字寵字勑勇反爲錫音陽以支章移反代文問分
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又曰先儒音
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
備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
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
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
謬矣其論皆當併錄于此二史之字第識首出
餘不復載或已見於經子者則疏于下庶幾覩

者知用字之意也機又書
余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
字類嘗其究心字學採摘二史旁證曲盡得之
者可無魯魚亥豕之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
奇於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游
有老儒王撰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
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別分
類析間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
月累凡有所得書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
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

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龍後併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婁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尚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覃懷李曾伯書

續千文一卷 舊抄本

宋右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侶器撰

邑大夫侍其公一日以其曾大父光祿所續千文示袞來御于學援古敘事嘒然雖出於當時翰墨遊戲之餘誠有補于世用諸生請刻諸溪

崖石以彰不泯筠居閒而喜之爲作眞隸二體益有可觀昔人謂敗筆斷紙猶傳之千百載特存其人耳況是文乎乾道乙酉十一月初吉鄉貢進士謝褒謹題

六書故三十三卷　明刊本

宋永嘉戴侗著

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執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祕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

譌繆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葢鮮合谿戴
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旁其
外或第其部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
莫不爰據示有徵也析為部九卷三十有三約
而不遺通而不繁父以遺子子以貽孫若網在
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棐从學于
武夷兄仔兆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為師友是書
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奎
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
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旣鋟四書與郡志明年

捐奉廩以倡刻而庋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古汴趙鳳儀序

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旣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敎者子生十年始

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離行學焉者往往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胥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下戲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㝵於意是猶廢於律而議聲捐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嘗以是教於家且收网許氏之遺文訂其㝵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墜爰摭待闕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果缺

如也即其所知亦爲叙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

俟君子

新修龍龕手鑑四卷 影寫遼刊本

遼釋行均撰

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迺印度之宏綱粗跡成書寔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貝綫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懷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諧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

纂程述　蔡邕刊定於石經束晳
九流競騖若百谷之　遐
分比眾星之拱極尋源　俾蒼厲
蒼叶律諧鍾咸究於韻　專門則字統說
文開牖則方言　學於是乎昭矣刱復
釋氏之敎演於印度譯布支那
轉梵　唐難用差於性相披敎悟理而必正於
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
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採學海洪源集的
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孰之亻顯

於人名香嚴唯標於寺号流傳歲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敵達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覩香嚴之不精寫金河而載紐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 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

摛發立秋疑淵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黍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閤筆俛

仰而强爲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

鸞鏡形容斯睹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

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

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四

續復古編四卷　影元抄本

元曹本撰

敘曰昔吳興張隱君謙中篤志古學據說文作復古編撫摭羣書博而能約聲分韻類上下卷一十二類二千七百六十一字古今文字之異粲然有別學者不可以其約而少其功也夫自

保氏之敎息尉律之課不修篆籀達徵隸楷繼作轉相譌亂既多且久倉頡博學以下諸篇咸亡矣微說文孰從質之哉世之尙異好奇者忘許氏之功力抑排觝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名家噫私學已見心不師古適滋謬亂則何有於復古予方弱冠竊留意於周鼓秦石而宗叔重氏之說頗欲明古文之通用正今書之譌謬及說文注敘所載而諸部不見者經典所有而說文不錄者竊知滿落悉從補錄而附益之顧未能也及得隱君是編一見殊快公餘稍暇因其道

而未錄者間取而筆之題曰續復古編非取增多以爲功亦以發隱君之志備拾遺耳姑存篋笥尚俟博雅君子是正之是稿也四卷一十三類六千四十九字起於至順三年秋八月成於至正十二年閏三月魏郡曹本書于京城齊化門寓館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於淺陋之習往往馳騖於空言而不究於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於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

以此名世者不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矣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於書有許氏數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闊宋廖若此其人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攷證俗書之譌謬若干字甚有功於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於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

聽者久之君繇都目丞調官京師始相見間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於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没溺於流俗者耶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官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恒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

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於斯學也廢不復習迄於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洹陽曹子學好古篆工其筆法又明於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予則因其舊文裒輯彙次增多四千 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於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於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

非志專而力勤考覈精審援据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予雖衰惰有愧於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顧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尚於曹子學而卒業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秋八月廿有四日丁丑中山李桓再拜謹書

篆體變而爲隷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於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冰之學而襲隷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侚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稡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

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元興崇尚文學而得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於篆幼而習之二十餘年其歷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攷求凡有得者附之於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於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為其細俗而反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於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於復古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

能致於此蓋可覩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翮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葦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二篆呈巧尚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於隸楷日趨於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

亦理埶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尚異承誤踵謬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舛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攷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於字學亦豈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於字畫古今之異尤

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
之原正俗之繆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
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于譌謬之域苟非
子學攷古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
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朁定嘗與許氏張氏之
書並行於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
九月既望京兆宇文公諒序于會稽白雲寓廬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跡之茫昧凡幾
變而至於籀斯斯時已弗古矣蓋遂古之初書
始萌芽民俗醕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法書由是滋焉亦執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湮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於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盡詳而未備者也涵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隱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制骨法遠追古

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而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覩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盡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爲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於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貌則甚肖也至於精神風采則

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乎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illegible]人哉而君亦何愧於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

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皇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採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欵識古文奇

字摭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緜曰形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迹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字同音異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它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攻諸經而辯之曰詩有雋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

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宜守經自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聞予說而膠其久習反訾予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爲是說而欲決千載之是非褫衆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竢夫後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爲是書於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所遺悉攷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辯鮮不符吾說肅

是同予者固無待于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脗合如此則千歲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於再至於三則衆人之所膠者將不待辯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望於後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于是書爲續復古編序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上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攷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續復古編一類其

數二千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
必若是之富也至正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洹陽
生識

向見予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覩是書知其用
功篆籀深矣予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
下僚以死爲是書蓋其餘力也紳與予學姻親
知其人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于好事也嗚
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
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

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祁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於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徧討此即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如此載於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於通人于義有歸攷之有據即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見遲延不快寫豈知

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孜既有得則筆之於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裒帙而指計焉得四千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加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予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予始窘於俗誤今考輯若此其未考者尚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是編之多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我之續我也於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月廿五日

曹本子學甫識

揅經室外集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本字子學大名人嘗爲都昌丞後出外佐信州幕與太樸危素相友善素撰三皇饗禮樂章本爲之書詔藏祕閣本好古篆年十七八時輙喜作石鼓嶧山篆師籀斯而主說文故下筆深穩圓勁平生志事功而不究其用是書著錄家絕不收采益補宋吳興張有復古編而作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監司業楊桓弜集

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獲交

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楊公在祕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世變日下文字亦隨之予欲援古以變今不徇今而變古竭盡平生心力凡三起草而成是編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愚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書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鐘鼎薤葉等書皆絕無聞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篆羲農龍穗之變也史籀之大篆顓頊科斗之

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霸夫籍於七國焚書于孤嬴而李斯始變古籀二篆省文而爲玉筯亦曰小篆既而戍役與獄事繁程邈又變篆爲隸以趨約易史臣謂施之徒隸故曰隸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絕說者以爲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草草始於漢初不知作者爲誰他如署書藁書楷書遂書及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

古文詩人無能知者孝宣嘗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閒爰禮等能言頡書徵爲小學　雄又采　說以續頡而因雄孝和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愼又采史籀斯雄之書以解逵而錯又解愼此則頡籀之變而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曹喜學斯而學之蔡邕雖采斯喜之說爲雜形而不如滔章誕師淳而亦不及又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出於晉之汲冢而頡籀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

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爲不誣蓋籀者頡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輿謂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

有同而異者焉許氏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氏之變也其自序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敘又參天地之化合

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蓋得古人不傳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愚亦謂是書爲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變在此彼之變變古而降爲今此之變變今而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慎之子冲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 下缺

上缺 並行於世而相 守

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

曰先君子辱知　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恩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槩以俟後之君子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舀　南之三里許曰遂泉疏而爲亭泉因以自號云至大改元歲在著雍灘良月朔翰林直學奉直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山倪堅序

書六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有餘而心不放矣況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藝之明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而學之也抑書之奧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曰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形爲六書之首如☉☽之類☉昜精其體常盈☽陰精其體多缺而精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二曰

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既異其文又不一而足故模象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以从之類取義兩人相从為从兩人相从為从也三曰指事文既成於象形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為其實亦莫不因其自然之理也如本末之類指其本之下者為本指其末之上者為末也四曰轉注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字轉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賢之類聖从耳从口从王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中王則人在土聖又士之大者賢从臣从貝省以其臣有守

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轉注所能盡故於形之旁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之如曈曨之類从日以童龍為聲也六曰假借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　字兩用以足之也如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為上聲除去字取善聽也借為取舍字此其大畧至於脉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剏又有溯源以復古正韻以達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作隸字既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作文字不徒記事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孝教之類孝是善事

父母之名从壴省子在壴下壴在子上承事之所謂壴者安之也㒸本酒器象口有蓋服有文兩手取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隸字旣失其本眞則此意何以明哉此辛泉先生所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徹物理六書奥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心推求注釋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敎之妙發其所未發以覺天下後世之耳目可謂方今之盛典也苟存心於游

藝者得一覩之於世教豈爲小補哉先生幼子
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
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
重至美之意云將仕佐郎國子博士門生劉泰

序

文字何爲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濟變
通備遺忘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
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
不免有所遺忘再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
政教貽訓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

絕於是文字之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謂至矣人皆知累文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一文一字之間即至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爲人與天地並立之義蓋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贊化育之功而後能參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也如制義字而爲善在我之意蓋人制義由已而由人乎哉如人言爲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爲誠凡言必當以行成之也如心直爲悳日正爲是如此者不能備舉文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

自童幼讀書既冠即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輙倣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瑞得六書之名少長讀周禮始知書學爲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雖歷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覩前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已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慎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間注曰此象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畧而不說但類集篇而已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

其所以引而不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深惟此意輒不自量嘗欲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爲六門冠以六書之目極窮以生理縈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召至京師待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其夙志明年校讐太史院秩滿再調秘書監丞復請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凡文字之有統而爲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分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

意其分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分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分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

其分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分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

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鐘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

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閒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故以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刱創之也但周室既弱諸侯強暴書不同文六體變異秦統一之後盡得周史藏籍之正乃削諸侯之紛雜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也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

與籀文閒省亦微

自原而流皆不

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末殺首尾勻圓之異耳至於鐘鼎款識之文以其古人欲刻諸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

省文而已凡序文字總主於聲名者内古文重
者大篆重者籀鼎重者小篆重者譌謬別出者
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實因許氏說文而
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於其下直
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未敢取者仍有
說文舊書在旣同未曉未識致妄取以自欺乎
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
斯愚之所願也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
十三四字卷末有口口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二字上缺兩字查元刊文獻通考後有至正五年余謙跋則所缺乃至正二年也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　元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桓弱集

於虖予叙六書因悟夫文字之功終始於天地有由然也天地之理莫不自微而著復自著而微也文字之體亦然方隆冬之氣孳育扇威万有收藏閟無生兆中子月之氣日南至而復一昜動於下方萬物資始焉術授於丑有形受命

關運歷化屯冒於寅三易致泰而生物形焉象形以之象形者元氣之初也四易鬭於卯而形分五易盛於辰而形碩形碩則變動變動則意見萌見然後可以化生分類會萌呂之會萌者非外象形而然也隨其形變動之能而制之也自體而得用也易施而会生也君倡而臣咊也故象形之下次呂會萌純易持化蕤於辰大於巳極於午萬類之下缺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四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小黑口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　舊抄本

元吾邱衍撰

自序

吳志淳跋　至大

巾醌跋　嘉靖十年

字鑑五卷　盧弨弓校本

元吳郡學生李文仲編

顏堯煥序

于文傳序

張楧序

唐詠涯序

缺名序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辨釋篆法辨一卷舊抄本

元應在撰

字學不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來矣顏魯公集干祿書而字尚爲柳公權爲一代師而柳字亦謬至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而況其餘近世所尚晉帖唐碑字體愈變其間蓋有名世者翕然从之遂使蚩蝆習書自幼至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井隶作

隸如此此等類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有毛韻所修點畫偏旁可㠯究其一二苟能以此爲正者反爲世俗駭誚吁期欲復古其可得乎予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貧無書所閱不過說文韻　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通　者與夫　刻工不知篆法苟欲書篆輙㠯俗隸偏旁臆度成字罔世誣民紕繆爲甚識者觀之不能无歎焉遂於暇日采摭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者編爲詩歌俾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何啻楚碣應

在此善甫書

張氏金吾曰是書據篆書以訂隸楷之誤取俗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析毫釐括作七言詩歌以便誦讀冠之篇首曰篆法偏旁點畫辨在又自爲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刑謬訂誤至爲精密非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未見自序也伏讀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訣採入卷四

論書即篆法偏旁點畫辨也